

集部

衡廬精舍藏稿卷二十八

明　胡直　撰

雜著

言末上

胡子閒居二三子從遊孟山之陽咏歌螺水之濵返而休於長洲之館魚魚于于翼翼嶷嶷沛焉若有喻其所之已而避席請曰學如是而已矣蔑弗一也道如是而

已矣蔑弗明也而世儒之爭之也有弗一弗明何哉意者言弗可已與胡子仰屋而盱痒然不能出語崖然嘆曰言何可恃也言何可恃也弟子曰道之弗明學之弗一不言已諸胡子曰道之弗明學之弗一則珍見者之爲祟也珍見如雲徤言如雨以珍見出徤言而天下束書始業業乎若嶽汸汸乎若海矣夫道何病于見哉昔者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魯與天下非故小也孔子見之綦全故也然孔子猶僾然自命曰吾

有知乎哉無知也又曰予欲無言孔子寧知其爲見乎其不爲見乎而烏爲乎珍寧知其可言乎其不可言乎而烏爲乎徒雖然孔子固嘗循循為誘終日為語周易爲之十翼春秋爲之筆削未能一朝而膠口廢言也然而孔子言之几席非為近也而遠如天言之四時非為遠也而近如帶言之毹毛非為小也而大莫載言之昆侖非為大也而小莫入言之膚草非為淺也而幽者闚言之神髓非為深也而顯者藏言之瓦礫非為粗也而

幾微著言之金玉非為精也而庸常見言之九乾上也而無不下言之九淵下也而無不上言之一二簡也而無不繁言之億兆繁也而無不簡言之三千三百外也而無不內言之無聲無臭內也而無不外乎也如衡變也如權方也如律員也如蓍眉睫也而長上古旦夕也而挹千萬世孔子豈巧為持乎孔子亦亶得其全而已矣今夫宴人之子見一金一綺則唐然矜闤闠之士見一溪一壑則爽然詠唯夫宅通都而擁璦庫戸莽蒼而

臨巨浸則非不見非不不見非不言非不不言此全不全之分也古之聖人惟全故中中而之言焉則不隅唯全故恐恐而之言焉則不危唯全故實實而之言焉則不裂唯全故化化而之言焉則不闕非獨聖人不自為隅為危為裂為闕雖後之誦之者將腹臆而似之曰是隅耶危耶裂耶闕耶亦不得而似之也易繫曰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備矣此明聖人之為言也而教無窮也世之

為言則不然世之語近小淺粗繁下而外焉則之近小淺粗繁下而外焉健語遠大深精簡上而內焉則之遠大深精簡上而內焉健健於此則不得不詆於彼當其健雖君之王之不嗇也當其詆雖仇之虜之不嗇也彼惡覩斯道之全哉傳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仁知非不避也見仁則病知而亦以病仁見知則病仁而亦以病知蓋見之爲祟久矣故珍見者其頴如錐頴脫未有不割者也其烈如火烈焰未有弗燎者也

見殄而言健未有不割燎道真者也孟子曰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此之謂也

言末下

何以明其然耶曰老氏曰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夫輻轂與無之無爲用也明矣唯老氏見無不見有夫斯以言無焉健彼固不知健無之賊于有也而賊有亦以病無也荀氏曰鉤木必待隱括而後直鈍金必待礱礪而後利人之性惡必待師法而後正夫木之待

檃括金之待礱礪人之待師法皆其性之本具而後能也假令木之性若金金之性若木人之性若金木又惡能檃括而直礱礪而利師法而正也哉人性之能為善也明矣荀氏見惡不見善夫斯以言惡焉揵彼固不知揵惡之賊於善也而賊善益以夠惡也楊朱曰人人不損一毛不利天下則天下治矣夫楊朱旣不能損一毛利天下則又孰肯出身令天下不損不利哉爲我之不足治天下也明矣楊朱見我不見人夫斯以言我焉揵

彼固不知健我之賊於人也而賊人亦以病我也墨氏曰仁者兼相愛交相利又曰勸之以賞譽威之以刑罰我以為人之兼相愛交相利猶火之炎上水之就下不可防止于天下夫賞罰並行則既不得以兼相愛矣况欲愛秦人之兄猶己之兄愛秦人之父猶己之父則雖有賞罰亦莫之能强矣兼愛之不足治天下也明矣墨氏唯見人不見我夫斯以言人焉而健彼固不知健人之賊於我也而賊我亦以病人也此四家者健而雄者

也彼其隅耶卮耶裂耶闕耶彼弗皇省也嘗試辟之天地無弗全矣而見者自異天有高虛地有廣漠彼見而鍵言之則老氏之家似也天有冥晦地有險塞彼見而鍵言之則荀氏之家似也天之四時異運地之五方殊風彼各見而各鍵言之則楊墨之家似之四家者之後乃又有泥洹家彼泥洹者之為教也寥然見諸天地無物之先遯然遊乎天地有物之表故其為言滋鍵而世儒之病之也滋甚匪徒病之又且高壁深塹以拒之長

鋋短矛以攻之矻矻無遺力天下莫不曉然白也雖然世猶有見者焉而天下未嘗曉然白也是則可憂也彼其為言曰日月星辰風雨露雷天之實盡是矣山川土石水火木金地之實盡是矣緦緦焉憑藉其實而徤言之則世儒之家似也夫世儒豈為非哉亦唯球而徤之則與彼數家者之執一而賊道亦均而已其為隅耶戹耶裂耶鬩耶尤非皇省也今夫天下徤其不可見以詆其可見則信者千一徤其可見以詆其不可見則信者

十九世儒者曰是器數是文章則帝王之鴻猷聖神之懿軌在焉是猶天之日月星辰地之山川土石而人之實盡是矣則天下孰不拱而信曰允哉言乎世儒又曰若凡古今士所稱心性原本皆窾言無實用此其流必為泥洹氏勿可以聽則天下又孰不拱而信曰允哉言乎非獨拱信之亦將高壘濬塹以為拒長鋋短戈以為攻有若驅泥洹氏不肯遺餘力豈皆甘器數文章而毒心性哉誠以器數文章可見而心性不可見也辟之指

一江一淮示人曰此水之至也人莫不信談岷山之泉求桐栢之源曰是江淮之出也人反不信則見不見之異也然則夫人爲求其曉然白之日也世乃不知岷山泉涸桐栢源竭則焉有江淮是故不見固見之從生也然而多見先焉則真見蔀不開固開之從生也然而多聞先焉則真聞瞶此世所爲殲其根以戕其生鑿其真以乖其全雖天下偉夫纖人咸㒓㒓填填安也久矣有不然者厲而相彌而予欲奮舌軒楮並馳而明之雖孔

孟生今時懼不能充而況其下乎予故曰言不可恃也雖然吾不可已於二三子昔者子思之語天未嘗不取日月星辰然必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之所以為天其語聖人未嘗不取器數文章然必曰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文之所以為文蓋先其本也此子思所為全也今之君子恂知文之所以為文夫然後能全全能全全則不以見見不以言言斯可與有言矣

理問上

弟子問曰先生之不恃言也亶哉雖然今之學術棼拏膠轕是非異同其爭若訟其拒若攻爲理內外爲辨各工弟子盍闢之矣自漢儒來咸言物理至宋程叔子則訂之曰在物爲理紫陽夫子推曰天下之物莫不有理窮理者窮究物之當然與其所以然之故則物格知至矣此非自儒者詩有之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如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德未有物而無理者也則理之在物所從來遠矣乃近代儒者欲挽之

入內曰理不外心而予故張之甚是不將紬古而溺今也哉吾懼後之覆議今也胡子曰嗟矣乎此非予所謂難言者乎夫以千百載之惑而僨暴于近代之一言宜其緘縢而不可解聞聲而閧其非也言何用益聽雖然予安知古之為今而今之非古哉予不聞昔人有先世之廬稱穹廣焉不幸罹罪偕其妻孥幽于犴狴厥子長育圜扉罕覩天日一日釋罪復其故居厥子猶以圜扉為家日促母以歸母曰是乃家也子終恇惑己而其父

証之然後肯信又有富人子自童亡外既長行乞過家而不識也其父識之引子復家授以帑藏退不敢當已而其祖証之然後肯從若此者彼豈不欲有先世之室廬慈父之帑藏哉彼固無以奪習見之先入也况夫理者非可以形體求而証佐定也又烏能回是非于先入哉故難言也雖然于今誠以為理在外與弟子曰吾嘗求之矣將為内乎則天高地下萬物散殊雖三尺童知其在物也強為内不可也將為外乎則維皇降衷若有

恒性雖三尺童知其在心也強為外亦不可也若是則果無内外與曰理豈有内外哉雖然予之信外非信理也而信程叔子之一言予姑以叔子一言明之昔者先府君嘗讀叔子之言乃著論駁之曰既曰在物為理而又曰處物為義謂義非理也可乎既曰在物為理而又曰性即理也謂性為在物可乎是二語者可謂明矣叔子之非寧待攻而破哉惜先府君之論散佚不全而世之聽之亦猶圓扉行乞之子恇惑疑懼不肯自信非借

証其父祖終必不信也請舉其証令夫理之説曷始乎詩曰我疆我理釋之者曰理定其溝塗也謂人定之也非謂溝塗自定也然則謂理在溝塗可乎書曰爕理陰陽釋之者曰爕理和調之也謂人調之也非謂陰陽之自調也然則謂理在陰陽可乎夫子賛易曰黄中通理言至正至中而理通焉未聞中正之在物也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言易知簡能而理得焉未聞知能之在物也最後曰和順於道德而理于義其下文即曰窮理盡

性以至于命葢言聖人作易咸理于吾性之義故窮理者窮斯盡性者盡斯以逮夫致命者咸繇之矣吾未聞理不在義而在物也亦未聞窮理之理非理于義之理也故夫子又明言之曰聖人之作易將以順性命之理嗟乎吾夫子固明言性命之理而世必以爲在物何哉易書詩與吾孔子之語理若此是吾不得已借証于父祖之説也世既不自信又捨父祖而不信則誠莫之何焉已矣而又惡用言爲弟子曰弟子得夫子性命之理

一言已氷解十五矣不然是叛父絀祖而猥從衆子之謬也然詩所言有物有則何哉曰令子也以耳目父子語物以聰明慈孝語則近矣然謂聰明慈孝果在于物乎抑不在物乎世固有病風狂者矣其耳目父子人也曷為其不聰明慈孝也哉子也寧知聰明慈孝之則不則于耳目父子而則于人心也故謂則能則乎物可也謂則在物焉不可也是以詩人稱之曰秉彝又曰懿德審如世儒之説則秉彝懿德皆當為在物而不在人矣

抑與書所稱降衷恒性記所稱生而靜孟子所言根心固有非由外鑠我者一何其盡戾也彼世儒者信子所謂叛父紲祖而不知反顧者耶而世之徒猶狂奔倒馳唯懼叛之不先紲之不至若怒濤然鼓晝夜而掀河海終不知風之自也悲哉故難言也

理問下

曰理之不在物弟子已氷解十七矣葢嘗謏聰明孝慈推之則人之統為五常率為五倫發為四端脩為四德

敷為五教為五事為三物四術為五禮六樂其極為九德其事六府三事九疇九經其著為百行為萬善其放之凖四海施之天下後世無朝夕堯舜之禪湯武之伐周公之制作孔子之删述為之裁成輔相為之範圍曲成斷天下之疑定天下之業成天下之亹亹賛天地之化育鮮不自人心出之是則内者乃未嘗不外也謂之無内外誠然也然而天之高而覆也地之厚而載也日月之明而照也星辰之列而燦也雨露之潤雷風之薄

四海之廣六合之大歲序之行而不紊鬼神之幽而不遺河海之流而不息山嶽之峙而不毀鳥獸草木之繁育不一其性火之炎水之潤木之文石之脉金之精玉之光是孰理之哉謂皆出人心可乎螻蟻之君臣虎狼之父子鴻鴈之昆弟雎鳩之夫婦騶之仁鶺鴒之智烏之孝神羊之正犬馬之義麀鹿之慈獺之祭魚豺之祭獸玄鶴之珠黄雀之環象不拜叛而秦吉了之不願為夷是孰理之哉謂皆出人心可乎夫人之百骸九竅五臓

三關莫不有經而醫之治也寒燥溫涼君臣制使投之各循其軌又孰理之哉謂皆出人心可乎是則弟子未之徹也子其謂何胡子於是復仰屋拊膺嘆曰是奚獨子一人未徹哉蓋昔者孔門語理咸不遠人而語之也故無内外今世之語理遠人而語之也故有外而已矣子惡得徹子不聞孟子之闢告子曰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知義則知理矣子又不聞子思上下察之旨乎今夫鳶飛戾天自人視之鳶在上也而不知斯人與

知與能者之上察也魚躍于淵自人視之魚在下也而不知斯人與知與能者之下察也大哉察乎其諸人心神理之昭誠之不可掩夫是故察之外無理也子知之乎曰閒諸先儒之言謂道之察也而未屬人也曰嗟乎此所謂遠人為道者也夫子思本以費隱言君子之道而世儒必欲推費隱於君子之外何其與孔門千百徑庭哉此正數千載之惑毋父語之而不信者而奚子尤予見皎日乎吾請為子譬之方其未有皎日也黝墨荒

忽未始有天地萬物也已而皎日照之則天地萬物列矣然是皎日也其體在天而其光與氣散於天地萬物之間人之執其光挹其氣者一盤盂一皎日也一甕盎一皎日也一淵谷一皎日也一江漢一河海有萬皎日也今如有夸父焉逐日於谷彼亦惡知皦日之體不在是也予知皦日之體之所在則知理之所繇來矣是故天者吾心爲之高而覆也地者吾心為之厚而載也日月吾心為之明而照也星辰吾心為之列而燦也雨露

者吾心之潤雷風者吾心之薄四時者吾心之行鬼神者吾心之幽者也江河山嶽鳥獸草木之流峙繁植也火炎水潤木文石脉疇非吾心也螻蟻虎狼鴻鴈雎鳩疇非吾心也一身而異竅百物而殊用疇非吾心也是故皦日者所以造天地萬物者也吾心者所以造日月與天地萬物者也其惟察乎匪是則亦黝墨荒忽而日月天地萬物熄矣日月天地萬物熄又惡覩夫所謂理哉乎故曰察之外無理也曰若是則子之言理亦猶夫

燮理疆理之謂理即孟子長之者之謂義也所謂不遠人而語之也果非外亦非內也然則天地之高厚日月之照臨萬物之各有區别卒不為理乎曰子之見皦日方其在盤盂甕盎池沼淵谷江漢河海雖指之曰是盤盂甕盎池沼淵谷江漢河海之日何不可也然而莫非在天之日之所括也天地之高厚日月之照臨萬物之區别雖指之曰是天地日月萬物之理亦何不可也然而莫非吾心之理之所察也故子思又曰君子之道造

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孟子承子思者也則又直指之曰萬物皆備於我程伯子得孟子於千載之後者也則又直指之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已也又曰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噫亦昄昄乎矣乃世之末儒棄毋父而不信而猥從衆子之言則誠莫之何焉已矣曰理之不外心弟子已氷解十九矣雖然猶有請焉易言乾道變化詩言維天之命上天之載子思言天命之性孔子繫易曰立天之道立地之道曰天地之道貞

觀日月之道貞明子思又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凡
皆自天地言之未可以人心槩也曰善乎而問之也夫
君子之語道有語乎其所自者有語乎其所有者古之
人恒語所自以明所有今之人則執所自以疑所有非
徒疑之又從而仇之今夫先世之室廬慈父之帑藏方
其在先世慈父則謂之父祖之物及其自人子承之則
疇非子物也於此有人焉對人子而談曰此乃若先世
之室廬慈父之帑藏若不得以有也則人子必艴然怒

夫人子之怒非無故也誠以父祖之物自己承之即己物也而必執父祖而拒之謂人子不得有則將置人子何地人子惡得不艴然怒也故語父祖之所自以明人子之所有則可執父祖之所自以疑人子之非有則必不可乃若繫辭所言天地日月之道子思所言天地之道皆自父祖之物言也而亦莫非子物也推而語之則曰天地之道散而語之則曰萬物之道合而語之則疇能外吾心盤盂甕盎池沼淵谷江漢河海之皎日已詔

之矣子則曷疑且也先天地長上古而不為老後天地毀萬物而不為傲者詎外是哉詎外是哉子未可語此也曰是未敢語然弟子知天下無心外物也況理乎曰若是則子能信其父祖進而自信幾夫

六錮

弟子曰旦旦乎先生之語理弟子已氷化矣然而世儒之訓熟爛乎耳目黴纆乎腑臟譬諸層崖陰黷非太陽為之曲照莫能覿也溝澮積淖非霖雨為之終日莫能

滌也蓋二三子之錮于中者有六請竟宣之以瘳承學
胡子曰何哉六錮曰世儒之所爲爭而未肯降者則虚
實也天人也心性也體用也循序與格物也此六者彼
方挾以攻我我又安能令彼之有入哉夫彼之挾以攻
我者非其故爲也彼固有似是而難明者以錮于中也
而近儒者語之未竟則是我固未盡於彼而欲彼之有
入于我無異乎其矐然明而瀚然塞也胡子曰然然則
何謂虚實之錮曰昔者世儒立教以萬理爲實是天地

實天地萬物實萬物父子實父子君臣實君臣夫唯其實而後天下不以幻視若唯求理于心則將幻天地萬物於無何有矣又何有于父子君臣哉此與釋氏所稱三界惟心山河大地皆玅明心中物又何以殊也胡子曰然非也夫萬物之實豈端在物哉其謂實理即實心是也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而下文即繼之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若實理皆在于物則萬物奚與于我又奚能反身以求誠哉何則人心唯誠則其視天地也實天

地視萬物也實萬物父子之親君臣之義不可解于心者皆實理也若人心一僞彼且視父子君臣浮浮然也其極至弒父與君而弗之忌彼烏覩父子君臣之為實理哉彼其視天地萬物夢夢然也其極至褻天瀆地而弗之顧彼烏覩天地萬物之為實理哉故曰不誠無物者此也子欲求實理乎孩提之愛親敬長則實理較著焉今人乍見孺子入井有怵惕惻隱之心則實理較著焉見牛觳觫而不忍殺則實理較著焉豈當求實理于

親長孺子以逮牛羊哉故理莫實于盡心而莫幻于索物而世儒者自幻視其本實之心而反瞿瞿焉獵獵焉索物以求理認外以為實曾不知其所索而認者乃其口吻之為名也楮墨之為書也影響之為傳也意念之為執也而自謂實也而實固不居乎此也是所謂以幻求幻其幻不可以究竟矣而强以為實而不亦左乎若夫釋氏所稱三界惟心山河大地為玅明心中物其言雖少偏而亦不至大繆盖釋氏者雖知天地萬物之不

外乎心而卒至于逃倫棄物若是異者非心之不實也則不盡心之過也蓋釋氏主在出世故其學止乎明心明心則雖照乎天地萬物而終歸于無有吾儒主在經世故其學貴盡心盡心則能察乎天地萬物而常處之有則是吾儒與釋氏異者則盡心與不盡心之分也所謂毫釐千里者此也而奚以罪心哉今夫心之能察物猶水之能流火之能炎也苟有人焉瀦水不流而欲其常澄宿火不炎而欲其常�章亦豈水火之罪哉而世乃

獨以虛幻不實歸罪于人心則又烏取實哉雖然使世儒誠有得于盡心之旨則實者未嘗不虛而虛者乃所為實也實無不虛費而隱也無聲無臭是也虛無不實微之顯也三千三百是也其究一也而世儒未達也何謂天人之錮曰程叔子有言聖人本天釋氏本心本天者以為道之大原出于天故敘為天敘秩為天秩命為天命討為天討工為天工官為天官咸自天定之非人心所得增損者也聖人本之則曰物者理之所攸存故

其求諸物理者將求出于天者以為定也而人心之私不與焉是故聖人之道達諸倫物以為經常行諸萬世以為準則者誠得其天也彼釋氏者曰三界惟心山河大地皆妙明心中物是獨以心法起滅乎天地覩三界與山河大地不足有無於是焉屏居以覩空跏趺以求慧禪那足悅而寂滅為樂其極則逃倫棄物而卒為天下之大慭斯道之魁賊此非本心者之誤歟胡子曰然非也夫程叔子以聖人為本天將本其蒼蒼者歟抑本

其所以為天者歟若蒼蒼者則莫為之本矣若天之所以為天則當其皇降之衷天命之性固已在人心久矣曩所謂先世之室廬慈父之帑藏莫非予物者是也然則聖人之本天舍人心又孰為本哉書曰惟天生萬物惟人萬物之靈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夫人之靈且貴者以是心之出于皇降天命者也所謂道之大原出于天者此也非心之外而別有天也是心也在詩曰帝則在書曰皇極曰天之明命在記曰天理在孟氏曰此

天之所以與我儒者又字之曰天神天明曰天聰明又尊之曰天君故其達諸倫物曰天叙天秩行諸政治曰天命天討盖不得以一私意奸於其間故曰天也茍一私意奸於其間則雖自悍夫行之必有厭然而不中慊茍一私意奸于其間則雖自愚夫當之必有咈然而不中甘彼悍夫愚夫豈嘗考物理哉則心天者為之也程伯子曰以心知天辟如在京師更不可別求長安言至一也審如叔子之言則天之生物莫不有理而人心獨

無一理居焉何天之厚物而薄人者甚也其可通乎謂凡人之本心者即有釋氏之失則此心固為人之大祟人固不幸而有是心天亦不諶而畀人以心矣其可通乎若是則聖人謂人為靈且貴者咸歸之誣而帝則皇極明命天理皆當剗心剔性別有一物以索諸棼棼芸芸而後為得也其可通乎若是則仁義禮智不可謂根心愛親敬長不可謂良知而世之言根心良知者必皆獲罪於天而非吾人之所當本者也其卒可通乎審如

叔子之言吾不知天者何在而本者又何物吾聞古之人有不離知識以順帝則者矣未聞多其知識以求帝則于物者也有不作好惡以建皇極者矣未聞恣其好惡以求皇極于物者也有顧諟以奉明命反躬以窮天理者矣未聞不顧諟不反躬求明命天理于物者也有先立乎大以不失天之與我者矣未聞舍天之與我而別求諸物者也葢惟不離知識不作好惡反躬顧諟以先立乎其大則達諸倫物為天之叙秩行諸政治為天

之命討運諸靈臺而通諸天下之志宰諸方寸而準諸千萬世之衷將俾賢知者不以為少而愚不肖者不以為多千萬世之上不以為古千萬世之下不以為今所謂不得以私意增損其間者不增損其心天故也是所謂本天也伊尹之告太甲曰一哉王心周公之告成王曰既厥心殫厥心未聞外心以求天亦未聞本心之遽為釋氏也世儒者不能自信其心天也乃果焉索諸棼棼芸芸以求之吾見世儒者勦如筭沙揲如射覆折如

擢髮泛如望洋劈積磔裂膠固紛披不勝其推測不勝其安排思匠攢于戈矛心機馳于猿馬搜窮愈精比擬愈似而天者愈離曾不知意必勝而固我橫吾未見世儒之能本天也叔子之言亦自枉枉天矣曰然則釋氏曷為其棄倫逃物若是異哉曰釋氏之失吾前已言之其失在偏于出世而已何謂出世超死生是也即老氏所謂死而不亡莊氏所謂有旦宅而無情死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傲倪於萬物者其為學亦非有大戾于

天者之比而吾聖門盡性至命之全則亦未嘗不馴至之而不必偏以為功也夫惟釋氏者之偏以為功則不得不逃倫棄物禪那寂滅以從事于不生不滅之歸矣吾前所謂宿火欲其長�渚水欲其長澄即彼之不生不滅是也是其見偏而學駁者之過也而未可謂心之罪也亦猶夫宿火瀦水者之過而未可為水火之罪也彼也自謂之先天矣而不知吾聖人合先後皆天也故為全彼也自謂之形上矣而不知吾聖人通上下皆道

也故為大彼之火專宿而已矣而聖人之火宿而靡不炎炎而靡不燎也彼之水專瀦而已矣而吾聖人之水瀦而靡不洩洩而靡不灌也彼之心專寂而已矣而吾聖人之心寂而靡不通通而靡不盡也今不知咎在專寂以出世乃獨詆人心而罪之可乎夫聖人盡心而達天賢人存心而事天吾無庸言若二氏則遺物溺心任天于內世儒則執心狥物擬天于外二者均未得于心則均未得于天矣孰曰心與天二本哉何謂心性之錮

曰先儒以為心者止于知覺而知覺所具之理為性故其言曰能覺者心所覺者理意者覺虛而理實則心虛而性實此心性大較也故心性雖不可離而尤不可混其果然歟胡子曰然非也夫先儒以知覺為心以實理為性固可謂不混矣然以理為在物則性亦當為在物是性雖不與心混而不免與物淆矣其可通乎曰先儒有言性者心之理又曰心統性情則未嘗不以性具于心者也獨未認知覺為性耳曰若是則先儒之語理與

性也一以為在物一以為在心是在物在心其各相半焉已矣其又可通乎曰然則子將奚析曰心性奚能析嘗試譬之心猶之火性猶之明有一星之火即有一星之明明不在火之表性猶火之明情猶明之光有一星之明即有一星之光光不在明之後故謂火與明與光異號則可謂為異物則不可也謂心與性與情異文則可謂為異體則不可也子不見性之文從心從生夫人心惟覺則生弗覺則弗生惟生則理弗生則弗理假令

捧土揭木儼若其形蒙以衮舄載以哻冕立傳而告之曰是爲父子之親君臣之義葢塊如也而况物理何者以土木無覺故也是以含人心之覺則無性矣又焉有理哉是故藴而仁義禮智藏焉始非有物焉以分貯于中也則覺為之宰也感之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形焉亦非有物焉以分布于外也則覺為之運也方其宰也而無不運雖天下之至虛而無不實也方其運也而無不宰雖天下之至實而無不虛也故覺即性非覺之外有

性也性即理非性之外有理也又烏有夫覺虛理實心虛性實之謂哉夫覺何以若是至哉帝降之衷天命之性靈而則生生而能理故也是故帝堯之謂欽明帝舜之謂濬哲文王之謂緝熈太甲之謂明命成王之謂光明伊尹之謂先覺大學之謂明德衛武之謂有覺德行程伯子之謂明覺自然紫陽夫子亦謂之本體之明疇非是也曩子所謂五倫五教五事三物九德四術五禮六樂六府三事九疇九經以迨天地萬物無有端崖疇

非是也然則所覺者即能覺者為之也向無能覺者則亦捧土揭木已爾亦烏有夫所覺者哉曰先儒又言覺於理則為道心覺於欲則為人心今先生以覺語性安知不覺於欲而為人心歟曰審如先儒之言是烏足以言覺古者醫書以手足痿痹為不仁言弗覺也誠覺則痛痒流行而仁理在其中矣豈覺之外而別有痛痒別有仁理哉是故覺即道心亦非覺之外而別有道心也人惟蔽其本覺而後為多欲為人心當其為多欲為人

心則雖有聞見知識辨别物理亦均為痿痺而已而奚其覺然則謂覺為覺于欲者非也曰釋氏以作用為性若是則胡以異也曰吾儒之語性有專以體言者記所謂生而静者是也有專以用言者孟子所謂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也若獨以作用罪釋氏則孟子亦失矣此未可以正其非夫覺性者儒釋一也而所以異者則盡與未盡繇分也吾嘗比釋氏於宿火瀦水而水火奚罪哉今柰何嫌于覺性之相近乃至跰栂物理以相别也

可乎昔漢廷欲盡誅中常侍而濫及于無鬚者他凡無鬚者懼及己也乃皆畫鬚以自別今之儒者懼近釋氏而必求物理以自別是亦畫鬚者之自為贅也豈不過甚矣哉曰子固合心性而一之矣然夫子稱回曰其心三月不違仁孟子又以芻豢喻理義若是乎析也何哉曰世儒之藉口也久矣甚哉其泥文牽義之無瘳也信哉世儒之疑則仁亦為在物矣顏子又安得挽在物之仁而不違於心哉不知仁人心也心存則仁自不違非

心外索仁也顏子雖大賢或不能盡存于三月之后夫子所以稱而激之豈謂仁與心為二物哉若夫理義𥁞參人孰不知孟子之取辟也豈誠以理義之在物哉世儒外理而物之而義又可外乎甚哉泥文牵義之莫瘳也子姑反觀無滯喙囈惑也終身何謂體用之錮曰夫道有體有用未有有體而無用有用而無體者也記稱未發體也發而中節用也易繫稱寂然不動體也感而遂通用也性即體也情即用也體用曷可相遺哉今子

也辨理以察而語性以覺無乃溺於用而遺於體歟胡子曰然非也夫發與未發寂與感雖有體用而無先後蓋嘗以火之明與光言之矣明與光亦有體用而無先後假令有人呼火之明曰是光也又呼光曰是明也則無不可者又不觀諸鑑乎鑑之未有物也其明與照自若也而非有損既有物也其明與照自若也而非有增明與照亦有體用而無先後假令有人呼鑑之明曰是照也呼照曰是明也則無不可者然則體用又曷可執

言哉昔者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曰知人孟子之語性善曰乃若其情孔孟豈皆溺於用者歟古之君子語體而用無不存語用而體無不存以其心無不貫也豈若世儒語體則截然曰是不可為用語用則截然曰是不可為體彼其截然者以其不貫於心而局於字也是亦泥文牽義之為賊也亦猶為火爭明與光焉為鏡爭明與照焉爭者方紛然分别而火與鏡固未嘗分也豈不囋哉且體用之義六經無有也唯釋氏有之釋氏曰

吾言如黃葉止兒啼耳非可執也今吾儒襲用其義乃至語理語物必因體用而成四片自以為分更漏箭䶵絲不知其文義愈析其論辨愈執而道愈不謀矣其又不可悲乎然則謂心之覺為性為體謂心之察為情為用可也謂覺性兼體用可也謂覺即察察即覺體即用用即體亦無不可者然則語道而必曰有無虛實動靜內外體用截焉是誠無異乎其刻舟而劍已遠何謂循序之錮曰古者學不躐等教不凌節貴有序也否則欲

益而賊之者至矣以孔子上聖猶曰下學而上達其教人也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是孔子且不能躐等而學淩節而教而況衆人乎故古之小學必習於少儀曲禮學於詩書禮樂未有先從事心性也今子嘐嘐然唯心性之務先靈覺之獨切吾恐先後序紊而中下者惘然弗之入矣然則書所稱學于古訓易所言多識蓄德則又何也胡子曰然非也不聞大學之教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古

人以先本後末先始後終為序末開先末與終之為序也猶之種樹必先植其根而為之培灌積日而累月焉然後其枝幹葉葩從而敷茂其為序何漸也猶之治水必先濬其源而為之疏決積日而累月焉然後江淮河漢從而涵浸其為序何漸也心性者學之根與源也古之大學欲明明德于天下國家者乃推極其本曰先脩其身而脩身先正心正心先誠意誠意先致知而知即性也然則君子曷嘗不務先于心性哉其為序亦何異

于植根濬源而積日累月者之為漸也世儒乃反以先本為非必欲窮索物理而豫求于末終又何異種樹者先求其𦶇葉導水者先事于江河非獨淩節躐等亦將莫究其所底矣是不為柰也孰柰哉夫本末非二物也立本固以豐末而顯末末有能生本者也若孔子所謂語上語下下學上達要亦本末之間均有上下非謂以本為上以末為下也蓋自用力者而言謂之下自得力者而言謂之上孔子告顏淵仲弓則并其得力者而語

之是所謂可語上者也若樊遲司馬牛則止曰恭忠敬曰訒言而未嘗及得力之事是所謂不可語上者也然仁即心也性也恭忠敬訒言即存心也養性也孔門曷嘗不以心性教亦曷嘗不以心性學哉盖心性自不離乎言行而言行固皆出于心性苐曰心性本也而未可後焉爾非離言行為心性者也小學者習于少儀曲禮治於詩書禮樂皆將以収攝其心磨礱其性禁于未然而非專求其文義已也故曲禮發篇曰毋不敬風雅大

旨曰思無邪孔子教弟子入孝出弟謹信親仁最先而學文特餘力耳然則聖人教學先後之序葢可覩已豈嘗以先末為序哉且學於古訓者其孰為古歟葢莫古於精一執中之學而人君尤務先焉人君者雖未可以廢書然一日二日萬幾若必如經生學究以討求乎物理其勢不可得矣堯舜之智不能徧物況後世乎經曰自天子至于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若以理為在物從物物而索之則上必不能通於天子下必不能通於

庶人又奚足以言理若夫前言往行亦莫非自古人心性出也故君子多識前言往行專以蓄德非曰泛然馳騖物理者倫也昔者謝顯道舉史不遺一字程伯子譏之曰玩物喪志然則古人之學古多識又可覯已亦豈以先末為序哉而世儒迄不自知其為紊也嗟嗟何謂格物之錮曰弟子苟明訓內反諸心外印諸經其於致知之旨瞭矣何則知也者即經文所謂明德是已致知者即經文所謂明明德是已以是知東越致良知之訓

雖孔曾復生無以易也然東越訓格物曰正其不正以歸于正則似與正心義相涉矧初學者猝難了也葢嘗聞之蒼頡觀鳥跡而作字奚仲觀轉蓬而造車中古聖人仰觀俯察制器尚象莫不取諸物觀冠員象天履方倣地聘取圭璋樂黴律吕婚陳鴻鴈贄用雉羔授時假諸璿璣考祥驗諸蓍龜三公擬自三台五等法乎五行帝堯之十二章咸有取義故曰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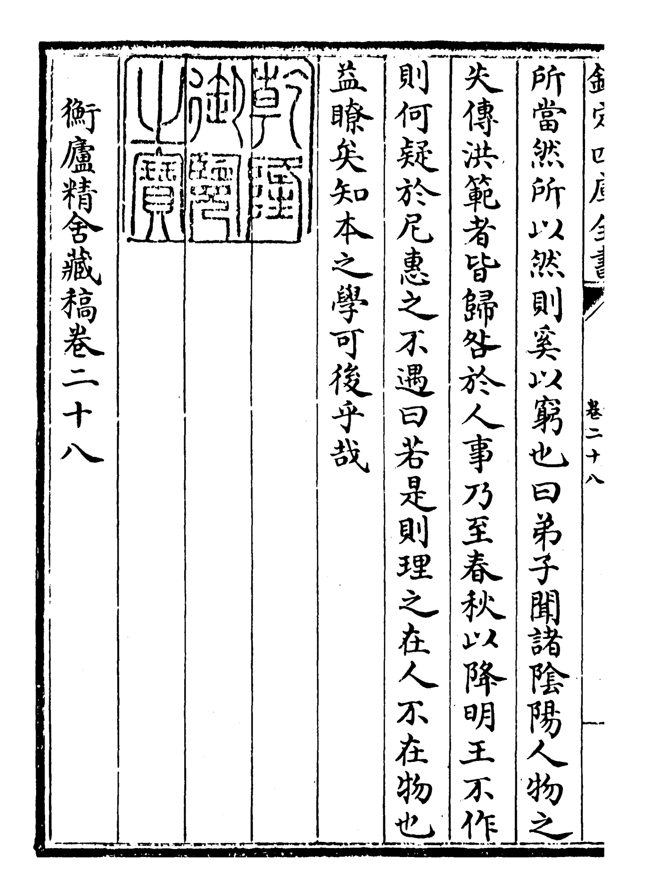
出書聖人則之聖人者雖未嘗索物求理亦鮮不因物觸心哉然則致吾良知而無遺物豈亦其旨歟胡子曰然非也夫以經訓經則經可明移經就己則義益晦世儒以至訓格矣乃轉而為窮以物語物矣乃增而為理是正所謂移經以就己經安得不晦焉經上文已曰物有本末而下文即以格物應是寧有二物哉格有通之義致知在格物者蓋言古人之致其良知雖曰循吾覺性無感不應而猶懼其泛也則恒在於通物之本末而

無以末先其本夫是則知本即格物而致知之功不雜施矣故其下文曰壹是皆以脩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卒語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噫亦明甚矣異時夫子曰反求諸其身孟子曰反求諸己又曰萬物皆備反身而誠皆格物疏義也括而言之曰知本而已夫致知非遺本也而其求端用力兹兹反顧尤在於本而後能不泛也而末學者未嘗一力其本乃先以窮索物理為事濫焉浩焉如賈舶之無所歸不倒置而拂

經也哉彼既倒置矣而猶自以為知序不尤倒乎而子
又以制字造車仰觀俯察制器尚象者言之是特以語
聖王開物成務之故而無裨於學者求端用力之方此
正謂先末後本先終後始其于大學之道不尤倒而重
傷乎曰格物則然窮理何居曰窮之義盡也極也而非
謂窮索也易繫曰窮神知化夫神不可致思矧可索乎
故窮神有極神之義焉窮理則亦然矣記曰窮人欲滅
天理得非謂極欲而滅理者耶誠使極天理則滅人欲

矣窮理者即極夫天理之謂也豈在物哉是即所謂致知所謂明明德故程伯子曰才窮理即盡性至命更無次第不可以窮理屬知之事而世之言窮索物理者遠哉曰先儒曰理有所當然所以然此非獨自人身雖一草一木亦皆有之曰一草一木則烏覩夫所當然所以然者哉儒者豈不曰草木之生有時而形有定此所謂理也然而有春花産乎冬實樗質生乎人面仆而起伐而血者何哉人曰此草妖木怪也然謂有怪理可乎彼

其所當然所以然則奚以窮也豈不曰天清地寧日晨月夕此所謂理也然而有裂陷朓朒仄慝暈珥晝星而夜日烏央而蜺貫其極則有雙月兩日日中見人馬戰鬬之異又有山移數里而蟲魚猝生雨毛隕石穴犬井羊之殊者何哉人曰此變象也然謂有變理可乎彼其所當然所以然則奚以窮也豈不曰大德受命作善降祥此所謂理也然而孔子旅人下惠三黜顏回夭折仲弓癩死者何哉人曰此異數也而謂有異理可乎彼其



所當然所以然則奚以窮也曰弟子聞諸陰陽人物之失傳洪範者皆歸咎於人事乃至春秋以降明王不作則何疑於尼惠之不遇曰若是則理之在人不在物也益瞭矣知本之學可後乎哉

衡廬精舍藏稿卷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衡廬精舍藏稿卷二十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陳化龍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脈

校對官編修臣朱依魯

謄錄監生臣韓騰

衡廬精舍藏稿卷二十九

明 胡直 撰

雜著

博辨上

弟子問於胡先生曰孔子之亞稱博學也何哉胡先生曰博乎哉博乎哉知博者希也夫伏羲所謂聖非以結罟網立庖廚而稱也軒轅所為靈非以教熊羆推神策

而擅也神農所為神非以察百藥斷耒耜而號也夏禹所為智非以製橇檋沉金匱而名也周公所謂才非以造指南立土圭而推也孔子所為至非以對羵羊識專車而謂也彼其所以聖所以靈所以神所以智所以才所以至則有歸也孔子教人以博學明也他日語多能則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語多知則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語人以博而不自與博孔子非故也彼其所以學所以博則有歸也今夫人性一也故兎罝野人可與上

聖同腹心才質殊也故巖廊上聖不得與匹夫爭技能
是故大撓造甲子蒼頡立書契力牧著兵法羲和明日
月胡曹製衣服奚仲作車輿禹專水土稷任稼穡夔樂
契禮契教陶刑皆終身不易其能能者非修而不能者
非詘也誠以才質殊而實用顓也其在後世若后羿之
射王良之御師曠之音郢匠之斤各不易業非不欲易
也以之易業則顛其藝大夫種之治國蠡不知也范蠡
之治兵種不知也子房之運籌決勝淮陰之戰勝攻取

玄齡之謀如晦之斷各不易用非不欲易也以之易用則顛其國昔者樊遲之在聖門請學稼曰吾不如老農請學圃曰吾不如老圃子入太廟每事問夫農圃之役太廟之事孔子且不能兼知况學者乎子思子曰雖聖人有不知不能此非獨才質殊也勢力弗兼也而後之儒者惑窮理之誤訓則謬悠其説曰一物不知儒者所耻夫旣耻一物之不知也於是焉鶩知所不能知鶩能所不能能鶩兼所不能兼辟之臨海筭澌而欲以窮源登

嶽辨枝而欲以探本非獨失其源本且痠天下後世不可竟也天文地理古之人有布筭者要多出于偏長專家而君子難强焉世儒者曰聖人仰觀俯察吾何獨不然不知此觀察者非聖神弗能也故惟伏羲而後能仰俯觀察窮極象數吉凶與民同患不然者則一毛千里矣唐一行之歷法得之國清郭景純之地理受之錦囊陳圖南數學傳穆伯長以逮堯夫象學傳种放至范諤非獨受者弗可以强雖授之者亦弗以强之人而宋之

蔡元定之徒必欲強知之強能之而又強兼之豈不左甚矣哉始元定以天文傳諸其子載諸書傳既自謂得之人莫有非者矣明興高皇帝軍中置表乃歷驗書傳天文之謬亟語羣臣改削蔡傳劄示天下學子無蹈其誤又嘗閱宋龎元英記元定與鄉人卜攏咸繆鄉人至作詩刺譏之然則元定之天文地理亦何殊於見夢中之蕉鹿而晝訟于官家者也夫夢蕉鹿非誣也然而以夢求則不可執而訟矣此奚獨元定哉參同契者漢魏

伯陽所作火記之亞篇也雖假諸易卦而義實不貫不註可也晚宋儒者必為較釋而托諸鄉許至令丹家者反譏其失天之為體也尤不可推測求也宋儒者或言如弓或言如蓋或言如磑或言如卵而皆未可知晚宋儒者必曰有天殼吾未知殼之外又孰物也亦孰從而覘知之也嗟乎宋儒者何其好博哉孔子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若宋儒則幾於不知為知矣雖然俾宋儒者誠知之則亦可謂博物而未可謂博學也

當春秋已貴博具著者左史倚相子産叔向然三子者
治國不倚于博漢臣博者稱司馬遷東方朔劉向揚雄
方朔至能辨刼灰識畢方事涉奇晉臣博者稱束晳杜
預郭璞張華華能識寶劒之氣明銅山之崩辨龍鮓之
色辯石鼓之扣記然石之異認海鳧之毛事涉奇唐臣
博者稱虞世南段成式杜佑賈耽耽能兼曉陰陽象緯
醫卜居相位時民有失牛者叩之馬上耽發蓍推盤知
牛所在有病蟲瘕者即知龍水之爲療又知枯井藏書

事尤奇又有人主者石書輒乙其處又有曰讀書萬卷猶有今日至于辨食苹之非藾蕭識跳脫之為腕釧之數君臣者可謂博矣然而以議道則荒以窮經則賊以制事則繞以修詞則靡曾何補於是非之實理亂之原莊生所謂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拇於手者樹無用之指此後儒者之為博也雖然使數君臣者誠用之則亦可謂博物而未可謂博學也夫水一也而史兒易牙辨味淄澠陸鴻漸則能辨江水與南零水之殊一斛之中

孰首孰尾乃李贊皇亦能之贊皇辨江表水與石城水咸不與此皆為異然猶以口飲而別之也若鴻漸飲茶知為勞水所烹此尤為異耳之數子者之於物博矣然亦未可謂博學也漢眞玄菟曹元理數人者咸稱名博達一日陳廣漢謂元理曰吾有米二囷忘其碩數子為吾會之元理以食箸十餘轉曰東囷七百四十九石有奇西囷六百九十七石有奇後果覆如其數已而元理復算廣漢資業甘蔗廿五區應收一千五百卅六𢾾蹲

鴆州七畝應收六百七十三石後皆覆如其數又有用勾股法筭南北極曰相去不踰八萬里又云東西南北相去二億三萬餘里自地至天半八極之數又云地去天八萬一千三百餘里又云日去地常八萬里之數子者之於物之於天地博矣然亦未可謂博學也

博辨下

曰夫子所稱博博學豈異是與曰夫子所稱博學言無適非學也彼誦書考古博物洽聞特學一事耳而非言博

學也子不聞夫子無行而不與二三子公明宣從于曾子無所不學知夫子之無不與公明宣之無不學則知博學矣語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曰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叅于前在輿則見其倚于衡曰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學如是何其博也記曰素富貴

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患難行乎患難素夷狄行乎夷狄曰立如齋坐如尸曰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顔容静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曰學之為父子焉學之為君臣焉學之為長幼焉學如是何其博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賜倦於學矣請息事君子曰詩云温恭朝夕執事有恪事君焉可息哉然則願息事親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事親焉可息哉賜願息于妻子子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妻子焉可息哉賜願息于朋友子曰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朋友焉可息哉賜願息耕子曰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耕焉可息哉然則賜無息乎曰望其壙皐如也嵮如也鬲如也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夫以事親事君至于妻子朋友耕稼死而後已學如是何其博也若夫讀書考古博物洽聞特學一事耳而未可言博學也曰若是則夫子言博學足矣乃又教顔子曰博文約禮何也曰文者學之事也至不一

者也故稱博莫非文也則莫不有吾心不可損益之靈則以行乎其間者禮是已禮至一者也故稱約苟不約禮則文失其則雖博而非學矣子知約之為博也而後知孔門博學旨歸也此不可不辨也曰若是則散之視聽言動者博文也存之勿非禮視聽言動者約禮也夫子示顏氏為仁之目其即博約之訓乎曰然曰約禮則約矣然而出門使民與執事之敬也居處之恭也與人之忠也終食與顛沛造次之仁也言行之忠信篤敬也

視之明聽之聰色之温貌之恭見得之義也富貴貧賤患難夷狄之行也父母之親君臣之義長幼之序也妻子之刑朋友之儀播穀之勤也亦若是乎其燦燦弗一也而亦謂約禮可乎曰子以謂是燦燦弗一者果自外至耶抑亦自中出根於人心者耶曰疇弗根心者矣曰子以為人心之燦燦弗一者必有宿貯分具候時位而出耶抑亦具靈則至一者無有宿貯分具隨時位而出耶曰疇弗出靈則至一者矣曰若是則謂非約禮可乎

故曰苟不約禮則文失其則雖博而非學是故有是文則有是禮非文外禮内也博之文必約之禮非博先約後也子欲知禮乎請詢子之靈則

明中上

弟子曰學有至乎胡子曰有之靈則至也曰靈則奚謂曰堯舜之執中是也雖然子不求道心之微又烏識所謂中

曰心一也曷為有人心道心之異曰心之牢性也而形

氣宅焉是故心之動也宰于性不役于形氣是為道心道心故有者焉役于形氣不宰于性是為人心人心故無者焉道心則所謂人生而靜天之性是也人心則所謂感物而動性之欲是也曰曷以見微危之異曰道心者以其無為為之者也無為者其止若淵其行若雲子思所謂不睹不聞孟子所謂不學不慮是也微不亦甚乎以是知其故有向非故有則烏能微人心者以其有為為之者也有為則其動如波其行如驟抑詩所謂愧

于屋漏孟氏所謂行不慊心是也危不亦甚乎以是知其故無向非故無則烏有危曰精一何居曰微哉道心弗以人心襍曰精弗以人心二曰一弗襍弗二則内無偏倚外無過不及中不在斯乎故曰允執厥中是故外執中語學非堯舜學旨也外道心語中非堯舜中旨也曰允執之中與未發之中同乎曰未發之中中也發而中節之和亦中也焉弗同與中庸之中同乎曰發而中節焉弗中庸亦焉弗同與易之天則書之皇極詩之帝

則記之天理孔子之矩曾子之至善同乎曰焉弗同與約禮之禮同乎曰焉弗同

然則世儒所稱至當同乎曰世儒所稱至當非不同也世儒䎡䎡焉索至當於物者非同也夫心盡則天下無通性性盡則天下無通理理盡則天下之物從之矣豈反假物哉而世儒者必曰一物而窮一理一理而求一當方其見一物一理也則雖有萬理萬當而弗之顧也方其守一理一當也則雖有非理非當而弗之恤也其

去至當也朔越矣子弗覩慈母之為鞠子時飢時飽時凉時燠時懌時咈時燥時浴時其寢處時其哯嘔時其巇作而溲溺之晨夕抑搔出入顧復慈母之愷施而曲中者豈索物而得哉彼其為處子也身不敢離閨閤口不敢齒齗髫雖有姆母焉詢鞠子然而鞠道靡不當者其天慈必至者性也故曰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葢言性也苟得諸性則雖億萬其感億萬其應億萬其當而億萬亦一也其疇能二曩

所謂盤盂甕盎池沼淵谷江淮河海之日莫非在天之日之所括者是也故曰天下殊途而同歸一致而百慮性一之也雖然世儒區區特小當耳焉識大當旣未識大當又焉知變當

曰何謂大當曰古之為君者以和萬邦行海宇至鳥獸魚鼈咸若為大分以天下得人為先務而它未皇焉此大當也古之為臣以天下飢溺為巳飢溺以君不堯舜一夫不獲為巳辜而他未皇焉此大當也古之為子以

悅志為善養以立身行道全生全歸為無忝而他弗皇此大當也古之為師以學不厭教不倦為分以得天下英才教育為樂而它未皇此大當也古之為士以仁義禮智根心生色睟面盎背四體不言而喻為所性之存而他未皇此大當也故古之儒務當其大當以該其小當雖有小弗當弗暇恤也今之儒務當其小當以拒其大當雖有大弗當弗暇問也審如世儒之論摘其小以刑其大則堯舜元聖鮮不為闕行湯武明王鮮不為逆

節伊周鮮不為跋扈孔孟鮮不為遊說之歟聖人者將被之以大不韙之名而不可辭而況其下乎嘗試觀之堯使二女降于一夫則姊妹之倫瀆以天下讓舜則宗廟之享易丹朱傲慢而不能化則穀子之敫凉伯鯀圯族而不能辨則知人之哲曚堯且不得匹於時君世辟而又況其下乎然而堯之必為此者何也堯固以天下得人為大當而穀子則有命焉不可得而強也傳曰方寸之木可使高于岑樓語曰銖銖而稱至兩必差寸寸

而度至丈必謬此世儒之為當也溺於小故也
曰何謂變當曰子弗觀之雨暘水火天地且不能操其
變也而何獨必于人古今大變聖人不能操而禦也久
矣然一日一夕小變億萬不齊雨暘水火之不測聖人
又烏能豫逆其倪豫射其形而懸定其當哉故曰易窮
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又曰其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
流六虛唯變所適不可為典要曰化而裁之存乎變推
而行之存乎通當斯時也聖人曷當聖人豈知其當吾

之道心雖億萬變而中常執矣聖人曷所將迎於其間哉天下非小物也死生出處非細故也而唐虞以禪夏殷以繼聖人非必欲異也唯其天微子以去箕子以奴比干以死伊尹以五就湯桀柳下惠援而止之而止聖人非必欲異也唯其仁孔子一身仕止久速非必欲異也唯其時易詩書禮春秋非必欲異也唯其經三王不相襲禮五帝不相沿樂非必欲異也唯其中且和忠質文也殊尚貢助徹也殊制校庠序也殊名楹足懸也殊

器收冔冕也殊服養老則殊序又殊食聖人亦非必異
也唯其用故聖人之道尚當於性則如耳目口鼻之無
不相通也不假鑽磨四支百體之無不相為也不假告
戒又焉用以懸定為世之儒者語養民則斷斷然曰必
井田為當不知井田成而民骨腐久矣語任官則斷斷
然曰必封建為當不知世祿之子淫劉以逞天子且不
得時巡而易之矣斷斷然曰必肉刑為當不知末季之
君一日而千百紂信不難矣斷斷然曰必明堂辟雝為

當然而後世非不明堂辟雝也而未嘗底於治一深衣也而爭之數十世一桐杖也而議之數百言知汙尊古矣而不知盃斝之適于持也知章甫古矣而不知巾幘之良于服也知籩豆古矣而不知今之祖父之未嘗席于地也知篆隷古矣而不知今之君臣之未嘗嫺于書也刻刻然也鐫鐫然也懸定其小以豈部其大執一以距萬狥巳以卻人矜好古之名而不怵于當務之實天下之事僨且去矣猶曰是符古禮是不符古禮麋時失

日而不適於變不可通於天下之志不足以成天下之亹亹此世儒之為當也非究于性非由于道心弗靈弗則故也故曰世儒之去至當也溯越

曰弟子聞之天下理一而分殊夫分殊故必先析精而不亂理一故必後合大而無餘今子示理一而已而未逮乎分殊吾恐仁而之墨義而之楊忠而之荀息信而之尾生執中而之子莫虛無而之老聃寂滅而之釋迦是何辭於無星之秤無寸之尺之為譏也曰世儒自以

為得星寸矣然未有求星寸於所揆之物者也若求星寸於所揆之物則物未至而為之先卜境無窮而局以定畫非獨畫餅難以捄饑膠柱難以奏瑟吾恐星寸不生于所揆之物而強所揆以求星寸雖白其巔不可得也孟子不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心者夫人之天權天度者也故有天權則有天星有天度則有天寸之星寸也孩提得之知愛其親知敬其長鄉人得之所敬在此所長在彼凡民得之冬日飲

湯夏日飲水孝子得之小杖則受大杖則走時君得之大賢則師小賢則友君子得之親親仁民仁民愛物當其時也物不得先與也之星寸也堯舜得之而以揖讓湯武得之而以征誅伊尹得之而以放伐周公得之而以制作孔子得之而仕止久速各當其時羣聖得之以官天地以族萬物以儀日月以翕山川以儐鬼神以和四時以範圍之不過以曲成之不遺當其時也物不得先與也語其藏則渾渾則淵淵則空空一者不得不一

非必合之而後一也語其放則斤斤則井井則睽睽殊者不得不殊非必析之而後殊也吾惟虞人之不理一也而奚虞分之不殊哉又寧先析之為殊後合之為一哉苟無分殊則不得謂理一無理一又孰為理之使分殊也何則理者吾心之燦燦者也以其至一理至不一者也非謂漫漶而靡所區分之為物也故曰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此天權天度之所存也天星天寸之所出也荀氏曰兼陳萬物而中懸衡諸葛氏曰我心

如秤則亦測而知其故矣若夫楊墨子莫荀息尾生老釋之偏則皆未聞盡心之學者也未始求諸天權天度者也又曷有天星天寸哉今世儒者乃自仇其心自違其性而索當於物非獨憎於星寸且并其秤尺棄之矣夫焉得當是故繇世儒之學而學焉是路天下也路而天下之趨之也蹇蹇爾矣繇世儒之當而當焉是棘天下也棘而天下之入之也戛戛爾矣然而天下猶然奔走鑽斵而不已者則浸漬之敝深也堯舜之中旨不著

于天下非一日矣悲乎

明中下

曰子之言盡心者謂人心乎道心乎曰孔孟之言人心也寡而言道心也多然則道心何以能當曰道心者性也性靈承于帝也靈故微微故辨辨故不入于過不及故能中而當當之不出于物也審矣曰世之人鮮不有靈性然而弗當焉者何哉曰性無弗當矣有弗當者非性罪也子不聞之浯溪之山有石鏡焉能照百里已而

鑿之則不能見尋丈是人亂其天也四明之水有鑑湖焉能鑑鬚眉已而汩之則不能覩舟楫是物混其體也世之不能得當則人亂物混之為賊也所謂人心惟危者是也非性罪也世儒者仇心疑性而必欲索諸物是愈亂而愈混也且夫夜行者見寢石以為伏虎必引火而辨之當晝見石而猶曰求火則贅矣醉者見跡涔以為濬瀆必攝衣而涉之既醒見涔而猶必攝衣焉則眩矣是心之靈何啻晝且醒也而儒者之必索諸物亦何

異見晝石而求火當醒涔而攝衣者歟是愈贅而愈眩也離婁之目稱至明也而加以金玉則反昏師曠之耳稱至聰也而飾以珠琲則反瞶世之儒者不自信其明與聰也而求加以金玉珠琲之為美是愈昏而愈瞶也吾聞堯舜惟精惟一而中斯執矣而今也以不精不一求之文王不識不知而則斯順而今也以多知多識求之孔子無意必固我而矩斯不踰矣而今也以意必固我求之是愈求而愈離也何以然以其遠求不靈之物

而近傷性靈也是亦物之相物而已其何則之可循而當之可得諸

曰子言性之無弗當也則常人有諸曰有之吾請證以往事可知也昔者陳平宰肉而均于公讞獄而平此皆未始問學而能之可見常人有當者矣曰女婦有諸曰吾請證以近事可知也建文間有范氏婦者燕山衛卒儲福妻也福聞靖難兵起仰天哭曰吾雖賤卒義不忍負舊君竟不食死范氏齠年有姿奉姑特謹時哭其夫

則走號於山谷中懼姑聞而痛也官有欲委禽者聞之不敢犯而范氏竟全其節焉又有牛氏者其夫龔天保嘉靖間景府護衛軍也天保病卒牛氏誓以偕死粒米不入者十有七日時有義之者爭捨棺以葬其夫一以先施言一以木美請婦泣語曰吾業已許先施者矣請必從之已而天保葬無乏事而婦始長絶夫范氏懼痛其姑牛氏詎取先施此亦謂至當非歟夫此二當者豈嘗窮索懸定而得哉彼所謂天性篤也是靈則也詩曰

如彼飛蟲時亦弋獲此之謂也然得其一不得其二抑亦未聞盡心之學者也是故行之弗著習矣弗察日用而不能知故君子之道鮮也

耿子謂胡子曰古之語至當者辟如索癢今之語至當者辟如訟鴈何謂索癢昔人有癢令其子索之三索而三弗中令其妻索之五索而五弗中也其人恚曰妻子肉我者而胡難我乃自引手一搔而癢絕何則癢者人之所自知者也自知自搔寧弗中耶是故求至當者求

諂自知者而得之矣何言訟鴈昔人有覩鴈翔者將援弓射之曰獲則烹其弟爭曰舒鴈烹宜翔鴈燔宜競鬬而訟于社伯社伯請剖鴈烹燔半焉而索鴈則凌空遠矣世儒之求至當何異爭翔鴈之烹燔哉吾不知世之爭翔鴈之烹燔者將幾千百人幾千百載耶胡子以耿子之言語弟子曰惟自知者無爭曰然則學者奚所從入曰易繫不云復以自知又曰復小而辨于物夫自知則辨物而當自蔽則弗克辨物弗之當矣顏子有不善

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善自知也善復者也幾當矣乎小子亟學復無亟學當當乃入

曰今之語良知者有當乎曰良知卽覺也卽靈承于帝者也良知而弗當則疇焉當雖然昔之靚良知者致之今之靚良知者玩之彼玩焉者辟諸子夜睹日於海雲之間輒跳躍呼曰日盡是矣然而未逮見晝日也又況日中天乎何者玩其端不求其全重內而輕外喜妙而遺則槩不知天權天度之所存天星天寸之所出騁于

汪洋宅于荀簡而悠所如往出處取予之間不得其當
盖令天下變色而疑性則委曰吾無它腸鮮不濵于琴
張牧皮之徒此猶其高等也其下則多幾于妨人而病
物荀氏所謂飲食賤儒非若人哉嘗試較之世儒惑二
氏過焉者也其流執物理而疑心性今儒懲世儒過焉
者也其流執心性而藐物則之二者盖不知心性匪内
也物則匪外也子思不云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故
時措之宜也是知當也此堯舜相傳中旨也

孔徵上

弟子曰弟子窺測靈則而知堯舜之執中文王之順則孔子之不踰距皆不越瞬盼而髣彿其鄙矣雖然孔子之身通乎上下學不知取衷孔子是猶操弓而不知正鵠之為的也運轂而不知周行之為趨也則學非其至矣夫世儒者亦豈不知孔子之為至哉其於孔子之學果有近乎胡子曰甚哉豈易言與夫世儒自以為尸籍孔子矣而不知自失其正貫也自以為俎豆仲尼矣而

不知自達其主念也夫世儒自失正貫而遣主念者非孔子高且遠也以孔子近在衣帶而世儒競索之道塗也今夫世之譜孔子之年者則曰孔子某年在魯某年在齊某年為中都宰某年為大司冦此特譜行跡耳而未足以得其年也惟孔子自名曰吾十有五而至於學至於七十從心所欲不踰距此則自譜其年者為獨真也世之譜孔子之宗者曰孔子之先宋之後也宋殷之裔也自微子五世至孔父嘉以孔為氏此特譜世系耳

而未足以得其宗也惟孔子自名曰文王既没文不在
兹乎此則自譜其宗者為獨真也譜孔子之聰明者曰
孔子辨羵羊專車識長人楛矢測釐廟之灾别五土之
性預知商羊蓱實之應大夫諸侯有問專對若轉輪焉
而不窮也此特譜孔子聞識耳而孔子不貴也孔子葢
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又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已而
自名曰我非生而知之也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又曰其
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又曰

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此則孔子自譜其所為聰明者為獨真也譜孔子之形體者曰孔子身長九尺六寸月角日準龍顙河目有聖人之表又曰其頂似唐堯其顙似虞舜其項類皋陶其肩類子産自腰以下不及禹者三寸特譜其形似耳而其神不存也唯門人曰子温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而曽子之告門人曰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此則譜孔子形性為獨真也夫世之譜

孔子者非不高且遠也然而不如孔子之自名與曾子之所名者何哉誠以孔子與門人近取諸身而不在物也夫孔子之學果高且遠也則亦孰愈其自名與當時門人名之之為眞也今也欲户籍而俎豆之乃猥以已意而競索物理之表是何異于適京而禺轅引盼泰山而流沙其車也其不得為孔子正貫主鬯者則儒者自遠也豈孔子高且遠哉故亦不易言也

曰孔子志何學也曰古者十五而入大學大學者卽習

乎古大人之學所謂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至善者是也凡十五入大學者未必能志學唯孔子十五卽志于學焉所謂志卽孔子所自言發憤忘食者是也非曰其心嚮慕之而已也曰發憤何與于明德親民止至善哉曰明德者人心有本明卽朱子所謂本體之明是也此本體者以為君為仁德也以為臣為敬德也以為子為孝德也以為父為慈德也以交于國人為信德也是謂明德憤之義從心從賁賁卽明也唯孔子發之不以氣

昏不以欲蔽於仁敬孝慈信而不失其體也故曰在明明德於為君而仁以治民也為臣而敬以事君也為子而孝以事父也為父而慈以育子也為國人而信以相交也而皆不失其體也故曰在親民於為君而止於仁也為臣而止於敬也為子而止於孝也為父而止於慈也為國人交而止於信也而所謂不失其體者無不用極也故曰在止於至善凡皆啟於一念之貞一發憤之功故發憤卽為孔子明明德親民止至善之學他人非

不憤也而或作焉輟焉者多也孔子發憤則至於忘食可見孔子之志于學焉者與他異也故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

曰三十而立何也曰孔子自十五而志大學其始志用力也不能無作輟作仆作明作昏之病已而用力至十又五年然後此體不為氣昏欲蔽隨地應用而屹然有立矣此體屹然有立始可言志立故曰三十而立是立也即大學知止有定顔子所立卓爾孟子有諸已之謂

信是也學至於立則如作室者有基矣故程伯子曰志立而學半

曰孔子既三十而立則世之得失利害弗之惑矣然又十年而後不惑何耶曰古之學者能外得失利害矣而或不能外死生能外死生矣而或不能外毁譽能外毁譽矣而天下之人情學術似是而非似非而是變易紛沓雖聞道或不能無惑也孔子既立又用力十年而後不惑故曰四十而不惑即大學所謂定靜安慮得他日

孟子不動心同也

五十而知天命何也曰維天之命而人得之為性性卽人心本明者是也孔子既能明其本明者而至不惑又用力十年則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矣既至命則自能知命辟如登泰山而居者自能周知泰山者也此知猶乾知大始之知知卽主也方其立則立此命也不惑則可以至命至是則主宰天命而造化在我矣造化在我則非無窮通而窮亦通也非無治亂而亂亦治也非無死

生古今而死亦生今亦古也卽易所謂先天弗違中庸所謂達天德者是也故曰知天命曰若是則孔子之學與先儒所訓窮至物理者一何其徑庭也曰儒者必曰先知後行今如所訓十五而學三十而立則爲先行四十不惑則爲後知其與先知後行之訓又自悖矣儒者以窮至物理爲入門所謂窮其當然與其所以然皆始學事也今訓不惑則謂知其所當然訓知天命則謂知其所以然是孔子以四五十之年乃得爲始學之事則

在學者為過早而在孔子為過晚矣不又悖之甚乎今操筆童子莫不曰吾性之仁知其為天之元吾性之禮知其為天之亨以此為知天命是操筆童子賢於仲尼遠矣其又可通乎曰然

六十而耳順何也曰聞之師曰夫人聞善言而悅耳聞不善言而拂耳者常也此在賢者尤甚伯夷耳不聽惡聲未化故也孔子至六十聞惡言未嘗不謂惡然而無拂耳之累以其無意必固我故也熟而化也故曰六十

而耳順記曰雖聖人有所不知若謂聲入心通此恐未然

七十而從心不踰矩何也曰矩即所謂止至善者亦即堯舜之中文王之帝則箕子之極是也吾所謂靈則所謂天權天度者是也孔子十五志學即志此矩自七十之前固未嘗踰矩但至七十而後能從心不踰矩夫從心不踰矩則一毫意必固我無有也孔子非所謂聖不可知者歟夫孔子所自名者乃情語也非曰以是為謙

而誨人者也嗟夫今人自謂從事終身乃不能望孔子之立與不惑又況知命耳順從心不踰矩乎何者以今人不如孔子之志故也然則學孔子者其亦自審其志已乎若夫求之物理則益遠矣

曰發憤忘食既聞命矣然則孔子惡貪何也曰孔子惡夫貪於外者也夫惟無意于外貪然後能發其内貪矣又何患不外貪哉曰樂以忘憂何也曰人心之體本樂也唯自昏蔽其體則恒多憂方其昏蔽雖飲食歌哭讀

書考古頃蹔適耳憂可免乎唯能自發其本明無一昏蔽則心得其體自無弗樂又何憂焉故憤無弗樂也樂乃爲憤也孔子爲人終身憤樂巳耳故曰不知老之將至

曰孔子之多識多聞逺絶常人而自謂君子不多又自謂無知孔子豈重遺聞見哉曰孔子非重遺聞見以其本不在也本者何真知是也孔子嘗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

之次也是孔子所作必出於真知而非真知者非所作也夫真知者雖不假見聞而聞見自不違故為上也若專以多聞多見為事則不免探索影響而自惜其真者多矣故為次耳孔子上真知而次聞見者即大學知本之意旨也孔子豈遺聞見或曰何以見孔子之言真知也曰孔子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夫知之與不知者聞見逮不逮耳假令孔子專上聞見則逮者無論矣彼不逮者乃不以疎漏斥而槩曰是知也則所

謂眞知者可知也蓋天下莫明於不自昧而莫不明於自昧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則可謂不自昧矣天下孰有眞知過此者哉聞見雖有踈漏何患不能隨時位以自增耶此眞知即所謂心之貴所謂明徳所謂本體之明所謂覺者是也他日孔子與顔子之學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曾子曰毋自欺曰愼獨子思曰自明誠曰内省不疚皆以明眞知也舍眞知而曰孔門之學薮耶支耶

曰孔門之學之出於眞知也審矣眞知之性生也亦審矣孔子何乃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曰史稱伏羲生而神靈黃帝生而徇齊孟子稱堯舜性之此必其天性靈覺自少至老而無纖毫之雜且二也故曰生知孔子豈其初亦微有雜且二耶故自曰非生知觀其十五始志學至三十而後立則孔子為學知者明矣夫古未嘗言學也堯舜亦未言學而實發其旨孔子之好古敏求正從事堯舜精一執中之學也精則不

雜一則不二孔子自既立至不惑則不雜不二而執厥中矣從心不踰矩則不執中自無不中也至是則孔子雖學知而實與生知者等焉是故優入聖域直同伏羲堯舜以逮文王而他聖不逮矣夫古莫古於堯舜精一之學今世儒者每言古則止以考古者當之何其淺也又或以是為孔子謙已誨人之辭若是則孔子且以知之為不知不知亦異乎所謂真知者矣是皆不信真知故終不識孔子

孔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聖與仁有異乎曰仁者聖之事也聖者仁之極也一也何謂仁曰孔孟詔之矣孔子曰仁者人也人生之謂也孟子曰仁人心也心覺之謂也唯生而覺通乎民物察乎天地無不惻怛是乃仁之全體仁雖自孔門發之然在唐堯克明峻德以親九族至協和萬邦鳥獸魚鼈咸若則仁之全體著全功備矣二帝三王君臣上下所為民物造命天地立心者疇非仁也特未明言之至孔子始言仁可見孔子直接堯

舜以來學脉暨吾儒與二氏異者在此仁耳若夫中心安仁極而化之則聖矣當時必有以聖與仁稱孔子者故孔子辭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已而曰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乃知孔子非仁聖弗學非仁聖弗教而其作聖則必自仁始異時大學自格物致知以至修齊治平中庸自致中和以至位育自至誠以至盡人物天地之性咸以譜仁也記曰仁之為器重為道遠語曰仁以為已任不亦重乎葢為此也故孔子不

以仁自居亦不以輕許人而其實則專以此為學亦專以為教今世學者語仁則悸而不敢學乃孳孳焉索之物理以為入門吾孔門無是也

江漢以濯秋陽以暴至於皜皜莫尚則盡發此心之責譬諸大明中天纖翳皆淨萬類畢照即所謂無意必固我從心不踰矩者是也匪曾子疇能傳神

曰孔子以上猶有武周二聖然但言文王既沒文不在兹何也曰是非承學能盡知也雖然孔子專言文王豈

無謂哉嘗讀詩窺文王之學矣詩旣稱文王刑寡妻惠宗公譽髦斯士綱紀四方以至遏阮伐崇求寧覲成無思不服其功業丕顯矣而其德之當帝心者則唯曰不大聲色不長夏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若此者可見文王之學不事知識而順帝則上同堯舜道心之微而執中下同孔子之不貴知能無意必固我心不踰矩古今若一轍耳後之頌者又括而言之曰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興時子思又括而明之曰此文王之所以為文

也揚雄亦曰仲尼嘗潛心文王矣達之然則孔子所以為專言文王者非出此歟於乎此以俟文王孔子可也曰門人稱孔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鄉黨一篇極言孔子泛應曲中孟子稱仕止久速各當其可者豈皆所謂不踰矩者歟曰矩則是矣然非在外也夫人心未能忘意必則雖能輯柔其顏未有得其安者也雖能比儗安排于外未有曲中而當可者也唯孔子發憤至於皜皜則無意必于恭而恭自無不安無意必于應而應

自無不中無意必於仕止久速而仕止久速自無不可人見孔子無不安無不中無不可而不知實皜皜無意必者為之故皜皜無意必即矩也是矩無不内也亦無不外也故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又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而非輯柔比儗之可得也彼世之學者不知求孔子於此乃愈以意必求之而不知其愈不得也然則十五年學恭而安不成與夫執鄉黨一篇為畫出聖人者亦無異其愈求而愈

不得也

曰衆言淆亂折諸聖衆聖遼邈徵諸孔子今子以孔子之言明孔子之學亦可謂至詳矣曾有一於物理之訓乎然則世之儒者户籍孔門俎豆仲尼一何其自背也曰此吾所謂索之道塗者也嗟乎吾無徵焉徵諸孔子吾無學焉學諸孔子曰久矣世之欺孔子也曰子無欺其靈則斯無欺孔子矣

徵孔子

曰孔子進以禮退以義然乃皇皇乎車不維席不溫若求亡子於道路者何哉曰是乃仁也今夫人自形氣觀則一身重次及家族自宰形氣者觀則民物天地皆吾大一身也是故天地吾頭足君親吾心腑家族吾腹脇民庶吾四肢羣物吾毛甲是孰宰之哉即所謂生而覺者仁是也唯生而覺則此大一身者理而不痺矣苟天地不得理焉則頭足痺君親不得理焉則心腑痺家族不得理焉則腹脇痺民庶羣物不得理焉則四肢毛甲

痺孔子之時豈獨頭足心腑痺也乎哉使孔子而無覺則已孔子先覺者夫惡能木木然不疾痛求理也孔子曰天下無道某不與易也而誰與易之故曰是乃仁也曰仁者吾性之一也孔子專為仁何耶曰程伯子曰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此非識仁者不能知曰若是則孔子所以為仁即盡性是也子言吾儒與二氏有盡與不盡之異則仁與不仁是也曰然

孔門言仁詳矣其曰甚於水火曰當仁不讓於師曰君

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顛沛必于是為仁若是急也又曰我欲仁斯仁至曰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為仁若是近也而記者曰罕言何哉曰記者各以見之所近筆之意其誤耶抑陋夫

孔門以仁為學故各以仁問而答之各不同何也曰是因材之教也雖然語不同而旨同曰出門如賓使民如祭不欲勿施曰訒言曰恭忠敬皆所謂非禮勿視聽言

動者也而皆不外存心

曰克己復禮為仁何也曰自漢儒以勝私訓𠃵子夏戰勝之意然嘗疑夫子告顔子或不然且克己由己一語而頓分二義殊未愜載觀下文孔子止言復禮之目更無克己之文乃知二己當為一義克能也孔子正言能於己而復禮則為仁矣能己𠃵與由己應蓋為仁功在復禮而復禮在由己夫復禮何與於為仁哉人心莫不有靈則焉有靈則則無不理無不理則無不生生者矣

禮也者理也靈則著也合內外而莫非生生者也故復禮則為仁復禮為仁則天下皆在已生生中矣故曰天下歸仁程伯子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已也嗟乎明矣今人不能復禮不能天下歸仁者良由不知天地萬物之莫非已而異視之不知禮之本無內外而獨以器數節儀者當之不求其本而專事其文界限日嚴藩籬日增生生之道反以雍焉孔子既曰復禮為仁然又曰人而不仁如禮何故仁一禮也禮一仁也非仁

非禮又曷有乎天地萬物之得其理而生生者哉至哉禮乎大哉已乎禮本在已而復之亦由已天下歸仁亦取諸已而已矣天下歸仁取諸已則器數儀節特餘事耳故伯子又曰認得為已何所不至夫惟知伯子之認已然後知孔子之由已知伯子之何所不至然後知孔子之天下歸仁是可見孔子血脈堯舜者在是唯顏子能傳之唯程伯子達之彼言勝私者非不致力然而猶二之也

曰非禮勿視聽言動何也曰此正言復禮之目也夫復禮非有所加也亦勿其非禮者而禮自復矣非禮者人心一有昏蔽而靈則忒焉弗得其理即為非禮故視而非靈則則非禮之視也聽而非靈則則非禮之聽也言動亦然夫盡視聽言動而皆出于靈則則所以應天下者無一事非禮而禮復矣天下有一不在已生生之中乎器數儀節非吾餘事乎此不由已而將誰由故顔子聞之曰請事斯語此知其由已而直為已任非顔子疇

能之今之言非禮者亦止以器數儀節之失者當之此不知禮故不知仁也且如猝有邪色吾能遠之矣若倏焉而奸聲臨之吾不及掩耳又何以為非禮勿聽耶故勿之云者吾惟不昏蔽其靈則而常得理焉是謂之勿非禮故曰不外存心問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曰存心問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曰如心唯存斯能如唯如斯能盡唯盡心則亦天下歸仁矣曰世儒者曰賓祭之大者敬之大也則何如曰夫人一見大賓一承大祭

則敬心肅然自生豈窮索而得哉誠以人心有本然之敬故也故孔子告仲弓欲其出門使民時皆如見大賓承大祭之心則無不敬可知矣非謂出門使民時恍然見一大賓承一大祭也若恍然有見有承則惑矣又安得謂之敬㓨曰敬有小大不尤惑乎曰何以為敬曰存即敬也曰訒言與恭忠敬又何也曰無不存則無不敬曰若是則孔子之語仁亦詳矣亦嘗有一于物理之訓乎且夫樊遲之在聖門先儒謂其粗鄙近利其或不誣

矣孔子乃不告以窮至物理以消其粗啓其鄙也乃遽告以居處執事與人之恭忠敬孔子不近于凌節之施乎又況與日屢問屢告咸弗逮物理焉以斯知物理之訓蓋無據矣不知先儒之窮物理胡不一窮于孔子之教而徒為是杜撰紛紛者何也曰此亦未易言也

曰博文約禮何謂也曰吾于博辨見之矣曰請申諸曰昔吾業舉嘗從事先儒之訓矣然私竊疑之意者以博文為窮至物理矣然約禮之禮亦理也其亦在物乎若

約禮為在物則人心竟無一理恐必不然此一疑也訓禮者唯曰節文曰儀則若使約禮者于節文於儀則一一而求之則又不得以言約矣此二疑也仁義禮智性也若禮為在物則性亦為在物仁義智皆當為在物矣孟子言仁義禮智我固有之又曰仁義禮智根於心謂禮為在物亦必不然此三疑也若以博文為窮諸物理以約禮為歸諸人心則理自理禮自禮內自內外自外既截然二段矣乃欲先博而析之於外後約而合之於

内吾懼二段之不相爲用也此四疑也予有此四疑而無以自擇比得東越博約説而讀之粗若有明然似東越亦不免岐内外而觀之又以博文爲約禮工夫則令始學者茫無入己而掩卷置之乃恍然若有契於孔子之旨孔子教顔子若曰夫今爲學不必求之高堅前後也但日用事物變化云爲皆吾心之文也而學之事在焉事至不一者也故曰博文是文也孰宰之哉莫非文也莫不有吾心不可損益之靈則以宰乎其間者禮是

也而學之功在焉功至一者也故曰約禮有是文則有是禮非文外而禮内也博之文必約之禮非博先而約後也故博文為約禮之事約禮為博文之功顔子領此則知文不可遠而禮不可已固無間可罷矣故欲罷而不能然不竭才終無以得竭才者盡吾力而為之諺謂獅子搏兎用全力者是也由是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立也者言吾心之靈則卓然呈露不為事物所侵亂吾將以其至一而應天下之至不一無復高堅前後之

可慼矣此與孔子三十而立大學知止而後有定同可見其功力到也然顔子又自謂欲從末由非曰未達一間也夫如有所立則本無形象之可執雖欲從之而執之不可得矣蓋既無高堅前後之形則自不容有意必固我之私非顔子眞得此體其疇能言之曰若是則禮之外不復有理約禮之外不復有窮理庶乎免于先儒兩段之失而亦不患於茫無入矣使孔顔復興子之言其不易夫曰吾安敢言不易吾又嘗求之孔子矣孔子言

視聽言動之交於天地萬物者博文也非禮勿視聽言動者約禮也此其證昭昭乎又嘗證於孟子萬物皆備於我博文也反身而誠約禮也此又不昭昭乎雖然孔子所言禮即記所言有本有文無內外者也而先儒也外之今儒也內之學者慎無以內外裂孔孟正脈哉曰顏子擇乎中庸得一善得無有類于窮至物理乎得無應一事而擇一中庸乎不然何以曰得一善也曰孔子之書具在未見有言物理者也孔門之學較著未聞有

窮物理者也若曰應一事而擇一中庸則萬事而有萬中庸其可通乎況一事之中庸且與化而俱徂矣下文又何云期月守也豈以一事之中庸而期月守之乎必不然矣甞觀孟子以伊尹夷惠孔子較言之其決擇則顔學孔子之時中是非所謂擇中庸乎今如顔子始求諸高堅前後卒乃得夫子博約之訓而竭才焉是即擇中庸也得一善乃一于至善者是也夫子恒曰明善明善者明吾心之至善者也至善豈在物乎故又曰擇善

然則至善之為中庸亦較然矣而謂為物理可得乎

不遷怒不貳過何謂也曰此顔子卓立以後事乃復禮

實功夫人一怒則多為怒所遷以其心蔽而失其理也

靈則忒故也唯顔子心不蔽而靈則著則雖未嘗不怒

而亦不為怒所遷也夫遷怒者蔽之大者也顔子不獨

不遷怒而又能不貳過孔子嘗曰苟志于仁矣無惡也

蓋人未志仁則有惡而已未可言過也唯志於仁則僅

可免惡未能無過也顔子雖卓立然或不能無小蔽小

未盡善即謂之過不貳過正所謂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則知之著察亦何異太陽之中天而浮翳潛泯有不移晷而得之矣是顔子之改過於其幾者也故孔子謂之庶幾謂之不遠復所謂復禮之實功不彰彰哉曰孔門學者多矣而對哀公舉弟子之好學唯顔子一人顔子之為好學唯此不遷不貳則孔門之學不在物理也不尤彰彰哉曰然

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日月至焉何也曰孔門

以安仁為至唯顏子則有三月安仁之久故曰三月不違仁其餘則一月不違仁者有矣一日不違仁者有矣故曰日月至曰既謂心不違仁則心與仁有間矣此世儒所為疑心也曰子亦疑心非仁乎曰弟子驗之心之體仁也其有違仁者動於欲也非心本然也使心而非仁則一身之間且痿痺不貫矣卽孩提何以能愛敬見孺子入井何以能惻隱見牛觳觫何以能不忍若是也世儒豈不知愛敬惻隱不忍之根于心然必謂心與仁

二者則泥文執義之為過也亦自背甚矣曰子又不觀乎孔門不言事不違仁而言心不違仁益以是知外脩者之逺於仁也況求諸物理乎

回也其庶乎屢空何謂也曰孔子嘗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盖自言吾空空無所知惟叩夫人是非之兩端而盡言之舍此吾亦不能有所告也盖孔子自得其本心不墮知識不牿聞見絶意必固我之私即謂之空空空空正見

無知之意非曰如釋氏者偏於寂滅逃倫棄物者之比也自孔子以下唯顏子庶幾乎空空故曰回也其庶乎屢空屢空者即近道也今訓者特以其庶乎為一語謂其為近道以屢空又為一語謂其為空寠不獨乖孔子無知空空之本意即文義亦甚割裂不融貫也大抵先儒以釋氏言空乃遂諱言空故其訓無知空空之義已稍戾至訓此章則大戾矣不知吾聖門言寂釋氏亦言寂吾聖門言虛釋氏亦言虛其幾微毫釐之間固自辨

也又安得曲為諱忌而重乖經旨哉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何也曰漢儒以子貢為貨殖集註因焉曰或者以子貢多學而識即為貨殖可見其不如顏子之空曰亦嘗疑貨殖非子貢事是義近也

曰曾子三省其在一貫之前與曰然曰今之言一貫者以一理貫萬事如其一繩貫千百錢也其果然與曰一理孰在即所謂不貳心是也以是不貳心事君則止于敬事親則止于孝以是不貳心應天下則無不止于至

善故古人云一哉王心又曰貞夫一唯一則無不貫矣是一也豈若今人想像一理道以應天下之事乃自比于一線穿萬錢而繆謂一貫者何其相萬哉唯曾子獨知其故荅門人曰忠恕而已矣忠中心恕如心夫人心至中而自如則可謂不貳心矣其曰而已矣云者言忠恕之外無一也一之外無貫也先儒嘗憂有一而不能貫夫有一而不能貫則非一也且謂一為一事而謂貫又為一事是已自二之矣又烏覩所謂一貫者哉曾子

異時稱夫子曰江漢以濯秋陽以暴皜皜乎不可尚已至于皜皜則一矣此得一者之言也故顔子旣沒唯曽子獨傳大學得其宗也

孔子與曽點者豈情與乎曰孔子而不為情與則孰為情與者曰孔子始問侍坐者曰如或知爾則何以哉盍究其用也而點乃為之鼓瑟而慢對違衆而異撰燆然欲為莫春童冠之遊浴風詠歌之事殆與嬉遊者無别此豈足以用于世哉然而夫子情與之者不已過乎曰

昔者舜飯糗茹草若將終身伊尹耕于有莘之野以樂堯舜之道咸若無意于天下者之為乃不知𠕋時亮工格天之業則古今莫京焉此何以然程伯子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又曰君子不以天地萬物撓巳然後能了天地萬物嗚呼旨哉後之學者未始誠有天地萬物之心乃欲矻矻攘攘焉以行于天下措諸當時吾未見其不岀于名與功也矧曰撓乎卽若諸葛孔明具樹建非不瑰瑋亦終于方駕管樂爾已其於了天地萬物

之心何如哉然吾聞孔明以靜為學而猶若是則其它憑才能意氣依倣古人以建事者其又何如哉此無他志卑而見局故也曾點所陳若已悠然有天地萬物一體之意又能不以天地萬物撓已故夫子不覺喟然嘆曰吾與點也夫子非與其即能為舜伊事業也以其志與見固已超脫利下事功而于了天地萬物之基本獨有在也其將與區區憑才能意氣建事者較然矣然點止于狂簡不能克念以入聖則固其自怠之失而非夫

子之過與也雖然孔門三千惟曾子獨得其宗則點所為詔其子者亦必有在而未可以大杖事槩棄也吾景行孔門不敢于點也易不敢於與點也忽曰孔門自仲弓閔子騫南宮适數子咸亟稱之然而礱磨責望則浸加于子路子貢其不以子路剛果子貢穎達故耶曰然昔者夫子嘗誨由以知之道又告以知德者鮮蓋欲其從是以入室也異時問君子則告之脩已以敬脩已以安人安百姓此則揭典謨學庸大旨而盡

發之至與以一貫啓曾子者無殊致而與告仲弓者若有加矣然子路似終未寤豈亦以前聞未行而終為累者耶陸子曰子路結纓是甚次第葢言子路雖未中道而其剛過人遠矣

子貢之穎必有近似于顏子者故夫子有與回孰愈之問將啓其如回之潜心於内也而子貢不寤興時乃以屢空與億中者對言之而又不寤無言之誨其所以寤之者尤至矣而反有何述之疑故夫子不得已詰曰女

以予為多學而識者與蓋示其非多學也而子貢猶為兩可之對已而夫子明言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子貢乃終不能如曾子之唯以發聖人之藴異時猶判性天為二道又推夫子文章於性天之外何其岐也嗟呼頴如子貢乃反不得豈其以頴障耶然則孔門之不事多學不貴知識聞見也豈不諒哉雖然弟子築場三年子貢又獨居三年予以為子貢獨居静處加三年之久其所得又不可以常情竟矣今猶以常情語子貢者非也

曰今先生已上徵孔子旁証顔曾授受心精源委根枝千載非遥較在目前洙泗若此末學如彼何為其然也聞之孔門弟子曾子子夏年最少至晚歲各以其學為列國師惟曽子一貫自得發之大學知本其先以授子思逮於孟子遂失其傳子夏之學篤信聖人其言有始有卒意以末為聖人始事以本為聖人終事故傳其學者能遵聞見謹斆器令著于記者可考矣彼漢儒訓詁繁增太史氏已譏曰儒者博而寡要彼儒者卒不知其

與孔門徑庭而知本胥淵也嘗試究之為曾子之學者以由本達末為序為子夏之學者以遡流窮原為序遡流窮原者曩所謂臨海筭澌而欲以尋源登嶽辨葉而欲以探本雖白其顛而不可得者也當子夏在聖門時夫子已詔之曰無為小人儒夫子夏豈若後世騖利小人哉所謂小儒是已孔子固已逆知有末學之卒為學累矣雖然末學者流則猶止于遵聞見謹器數比于識其小者之倫未有主在物為理以為教也記禮者曰自

中出根于心又曰無節于内者觀物弗之察盍猶知根于心節于内之為主亦未有仇視其心而專求物理以為學也嘗試究之末學者流其在孔門比之門庭者也求物理者則直索之道途爾已曰乃今知之棄祖父而信衆子者匪一朝夕矣雖然先生指我靈則示我全全證諸父祖徵諸孔子大哉貫巻未可以口舌承也願言請事以俟百世

衡廬精舍藏稿卷二十九